



追憶奇萊山：從望嶽到「登頂」的實踐（下）

● 呂昇陽*

佐久間總督在 1914 年 5 月底發動了「太魯閣蕃征伐戰役」並於 8 月 10 日由宇野英種警視代表總督府在立霧溪中游的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約在今天的中橫碧綠神木東南南方的溪谷北岸)前接受內太魯閣族的繳械歸順，從此以後，整個奇萊山區就再也不是太魯閣族可以自由馳騁的獵場。山與雲依舊，只是那張張紋面的奇倔臉龐已如飄零的緋櫻隨風而逝。願逝者安息，新魂共舊鬼都可以走過彩虹橋而去到祖靈所居的永遠豐美的獵場。

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剛好在戰役的一百週年，我於 2014 年 8 月 8 日的中午來到位於合歡東峰(3421m)北坡的「松雪樓」下方的奇萊山登山口，準備挑戰嚮往多年的奇萊主、北峰。

奇萊山登山口的標誌，是我見過的登山口中最大器，最具巧思的，只見坡腳的方石駁坎如牆，內嵌著「奇萊山登山口」六個大字的石碑。(如圖)夏天是高山野花盛開的季節，駁坎上方的石縫正擎出一叢叢「虎杖」的繁花密葉，黃白的雄花間著粉紅的雌花，團離紛披，煞是好看。只是望著東方將奇萊連峰完全隱沒的厚雲，不免又擔心起此行的天氣。登山口沒有賽德克族人占卜吉凶的「繡眼畫眉」，卻在旁邊的台階出現一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隻「酒紅朱雀」正抬頭挺胸的注視著我們這群揸著重裝的登山客，雄糾糾的可愛模樣似乎是在為我們鼓舞行色。



從登山口(3090m)到 1.4k 的「小奇萊」(3150m)，是一段用來熱身的路程，小奇萊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眺望、欣賞奇萊連峰與箭竹草原的好地方，一般休閒踏青的旅人可以到此過過望嶽的癮後就原路折返。但是如果還要繼續前行就得依法辦理入山證了。我們行到小奇萊時，喜見原本漫天的雲霧突然散開了半邊，露出了奇萊北峰以及屏風山的山頭。氣象預報說未來幾天天氣都不會太好，也許這就是此行唯一可以看到奇萊山的機會，所以隊友們都珍重的相互拍了一些與北峰合影的照片。(如圖)然後就迢遞的下降到「黑水塘山屋」(2710m)，它是登奇萊山步道的最低點，我們並沒有在陳舊的黑水塘山屋多做停留，而是繼續爬升到有乾淨水源的「成功山屋」(2879m)過夜。





成功山屋一夜細雨綿綿，也許天亮就放晴了吧？所以我們按照既定的行程，大約在凌晨四點，穿上雨衣，戴上頭燈，果敢的自山屋出發逕往奇萊主北的稜線挺進。整整兩個小時的路程，我們大多是無言的、艱難的跋涉在陡峭的乾溪溝與碎石坡上，雨水、汗水交融在雨衣與鏡片的裡外，這滋味，有淒清，有寂寥，卻也能沉澱出一份靜定。

就在天色微明時，我們終於爬上了稜線。此行將先爬北峰，再登主峰。然而此時雲霧依然深濃，無論如何努力地張望，四方都只是一片白牆。不過當我們向北峰的方向前行不久後，雲霧中開始透出了一輪的光暈，是太陽升起來了，當晨曦照進了山谷，瞬間陰陽交感、氣場流動，原本厚雲之中的北峰漸漸透顯了出來，再回頭看看主峰的方向，原本將群山完全遮掩的雲霧也開始流動了，而且很快的出落成一條自稜線的西側向東側奔湧的天河。也因雲霧在翻過厚重的稜線山體時受到阻攔、擠壓，於是在漫過稜線之後便跌宕成一道雲瀑，恢弘的氣勢像極了黃河的壺口瀑布。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這大幅澎湃的雲河卻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消融在山谷中，頃刻間的驚濤駭浪便已流成一條潺湲小河，然後又在轉瞬間幻成一縷輕薄的縠紗，終至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虛空真能包容萬有。而當詭譎的風雲退去，原本隱於白牆之後的「奇萊主峰」(3560m)便也在稜線的那一頭莊嚴朗現。





奇萊北峰的北、西、南三面皆是崩壁斷崖，欲登頂北峰，在走過一段箭竹草坡之後，在登頂前的最後半里路，則須經行南壁的斷崖地形。這登頂前的斷崖崩壁，遠觀是荒涼枯寂，近看卻是生機盎然，因為許多品類的高山野花正錯落的生長在岩屑、石縫上。而當我在許多困難路段須得手腳並用的攀岩、拉繩時，我的身體、頭臉幾乎是貼著崩壁與岩石，此時野花就在咫尺甚至是方寸間映照雙眼，使人有一種明心見性的澄澈感，這是否就是明代的王陽明遊南鎮見岩中花樹時所講的「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呢？我聞著土地、岩石與高山野花的清香，確實在苦行中起到一種療癒的作用。（如圖）





高山野花的風情是登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非常迷人的景致，尤其是在 6、7、8 月間。此時是平地的盛夏，卻是高山的春天。許多裸岩、岩屑地上都有熱情綻放的繁花，例如藍紫色的高山沙參、醇黃的玉山龍膽、粉紅花色的南湖柳葉菜、棉花質地的玉山薄雪草、花白心黃的尼泊爾籬簫，還有肉質綠葉如花的穗花八寶……。此時此際格外讓我傾心的是幾叢團簇盛開的小白花。(如圖)通常我們看到一朵花時(例如玫瑰花)，總是直接被它美麗飽滿的花瓣所吸引而直接無視承載花朵的小萼片，可是眼前這叢從石縫冒出來的野花卻不同，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喧賓奪主的花萼筒(1-1.5 公分)，然後才看到自萼筒吐出的 5 瓣在前緣各有凹裂的小白花，此外，它在花心上又微露出另一輪小花瓣也很是特別。對此岩中花蕊，我彷彿初見，卻又似曾相似，啊，原來這個在 2013 年 8 月的南湖大山的圈谷裡我好像有匆匆過眼，它就是 2004 年才由李祖文發表的「南湖大山蠅子草(*silene formosamontana*)」²。它是台灣特有種，數量不多，標本模式採集自南湖大山，作者說它主要分布於南湖大山與中央尖山，沒想到我會在奇萊北峰與之偶遇並清楚記錄它花發帶雨的姿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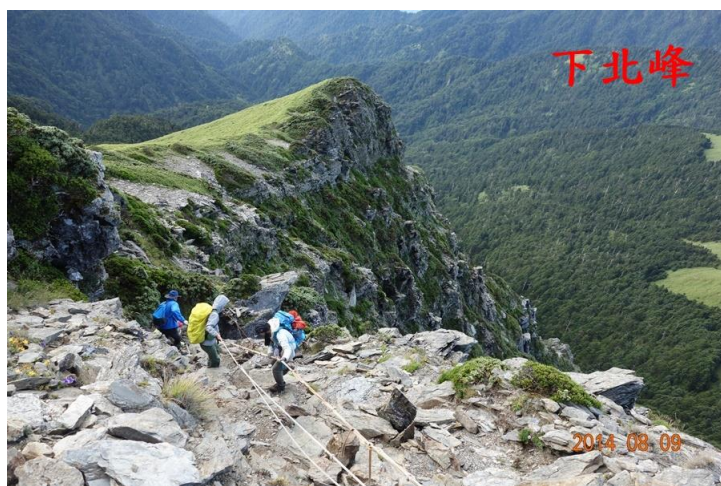


首次登頂奇萊北峰(3607m)的感動就不在話下了(如圖)。山頂上有一顆「一等三角

² 李祖文：《台灣石竹科石竹亞科植物之分類研究》(台北市:台師大生命科學系碩論，2004 年)，頁 91-92。又，林文智：《台灣的野花—高海拔篇》(台北市:渡假出版社，2002 年)，頁 29。

點」的石碇(奇萊主峰則是三等三角點)，這意味著北峰頂的展望最是開朗遼闊，可以高瞻遠矚，一覽眾山小。尤其它又位居中央山脈的核心位置，所以半部以上的「台灣百嶽」都可以在此豪情的「數峰青」。至於眼前曲線和緩玲瓏的合歡群峰就更不待言了，從這裡看夏日人車熙攘的合歡山區，那是天上人間啊！

當我告別北峰，經斷崖崩壁下降到主北稜線東側的草坡小徑時，方才因垂降而緊繃的神經(如圖)也瞬間得到釋放，放鬆的心情最適合領略這片溫柔的箭竹草原。



很多只在合歡山望奇萊山的人並不知道其實主北稜線(海拔大致落在 3300-3400m 之間)的背面竟是綠草如茵的箭竹草原。因為奇萊山西側，也就是從合歡山所觀的面向盡是嶄絕的崩壁裸岩，使人望而生畏，但是東側卻是連綿的箭竹草坡，而奇萊主、北峰之間大約四公里的稜線步道，絕大部分便是以近乎等高線的方式鑲嵌在這片廣袤的草坡上。因為平緩、安全，所以就給了山客一段可以從容不迫，可以悠悠蕩蕩的審美歷程。





高山草原與「高原沙漠」的起伏如浪，在晨曦的照拂下都異曲同工的幻化出金色的萬頃波瀾，一如我在 2013 年拜訪「能高越嶺古道(西段)」時那片南華山到奇萊南峰之間的黃金草原(如圖)。而今在往「奇萊主峰」前進的路上，這迷離的色溫又讓我不禁哼起那段動人的旋律：「妳總隨手把銀簪插在太陽上面，萬道光芒蓬鬆著妳長髮的波瀾。我聞著芬芳跋涉著無限遠，只為看清妳的容顏。」(雲朵：〈我的樓蘭〉)因為此行我是夜宿半山腰的成功山屋而不是稜線山屋(3344m)，所以無緣看到月光灑落在這片箭竹草原的光景，但是〈我的樓蘭〉的另一段重複的旋律與形象卻讓我陶醉不已—「妳總不小心把倩影靠在月亮上面，萬頃月光舞動著妳優美的夢幻，我聞著芬芳跋涉著無限遠，只為看清妳的容顏。」是的，留一個綺麗的幻境在心中，我將在某一個月夜重到，也許在夢中。……



